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 (1949—1989) 之一

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 理论论文选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主编

周文骏 吴慰慈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89号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选丛(1949—1989)之一

图书馆学情报学基本理论论文选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主编

周文骏 吴慰慈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市华昌印刷厂排版 北京市华昌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4375印张 332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700 册

ISBN 7-5013-0903-5

G·239 定价: 10.50元

目 次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概述·····	吴慰慈 (1)
什么是图书馆学·····	刘国钧 (22)
概论图书馆学·····	周文骏 (29)
论我国图书馆学的总体结构、研究内容和发展途径	
——《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总序·····	金恩晖 (46)
三十五年来我国图书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	
和发展趋势·····	张树华 邵 巍 (70)
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初步探索·····	曾浚一 (85)
知识交流和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的建设·····	宓 浩 黄纯元 (98)
关于图书馆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沈继武 (114)
略论图书馆学体系的进化·····	陈传夫 (126)
论比较图书馆学的特征、目的、内容和方法·····	吴慰慈 (136)
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乔好勤 (149)
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	杜 克 (167)
图书馆的演化及其根据·····	赵世良 (176)
从“中介世界”看图书情报·····	赵红州 (185)
建立和发展我国图书馆管理科学·····	黄宗忠 (198)
图书馆管理的系统论·····	郭星寿 (212)
图书馆统计学的性质、对象和任务·····	丁道谋 (232)
我国情报学研究的进展·····	杨沛霆 王松益 赵宗仁 (246)
情报学和情报学研究·····	洪传科 (267)
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体系结构·····	杨学山 (279)
理论情报学结构与内容初探·····	严怡民 阎学山 (288)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

- 试评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杨启全 李云增 (306)
- 情报学研究方法概论……王崇德 (313)
- 情报的实质与价值……杨沛霆 (325)
- 情报的宏观特性及其社会功能……何 璧 (334)
- 论情报流及其控制……陈 军 (355)
- 论情报和情报系统的作用机理……卢泰宏 (370)
- 我国情报体系模式刍议……赖叔昌 (383)
- 国家情报系统的功能模式及其封闭反馈原则……刘东维 (391)
- 用户的情报需求及其情报行为……王万宗 (400)
- 情报工作改革的基本原则……谢元泰 (409)
- 谈谈列宁有关科学情报工作的几个基本思想……朱建亮 (413)

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基础 理论研究概述

吴慰慈

一、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回顾

我国古代没有图书馆学这个名称，但图书馆学的某些知识产生极早。《周礼》、《史记》等书中关于史官职责的记载，以后许多史书中关于图书编目和图书分类的论述，历代公私家藏书目录，历代记述版本、校勘的著作，记述出版家、藏书家的著作，记述公私藏书楼的著作等，都反映了许多图书馆工作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我国古代藏书楼活动为图书馆学的发展积累了大量有用的经验和材料，成为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渊源。但图书馆学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完整的内容体系，则是在近代图书馆出现以后。

伴随着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在我国形成了图书馆学这个概念。大约在本世纪初，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名称已经在国内通用起来。早期以“图书馆学”命名的专著，大多是翻译作品。到了本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开始列入大学课程，并创办了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终于逐渐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从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图书馆学理论著述也不算太少，如杨昭愬的《图书馆学》（1923年）、戴志骞的《图书馆学术讲稿》（1923年）、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概论》（1927年）、沈学植的《图书馆学ABC》（1928年）、刘国钧的《图书馆学要旨》（1934年）、程伯群的《比较图书馆学》（1935年）、俞爽

迷的《图书馆学通论》（1936年）、喻友信的《实用图书馆学》（1937年）、钱亚新的《图书馆学讲义》（1945年）等。这些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对以后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们力图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图书馆学。以1956年在南京首次举办的图书馆学科学讨论会为起点，国内掀起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热潮，展开了一场对图书馆学的性质、对象和内容的讨论，使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逐渐从建国前的偏重技术方法的描述转向科学理论的探讨。这个阶段对图书馆学较有代表性的阐释是刘国钧的“要素说”，即“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图书馆事业及其各个组成要素”〔1〕。这些要素包括“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五方面”。刘国钧的意见提出后，曾在国内引起一场围绕图书馆学的对象和内容的大讨论，它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期。在这场争论中，又引出对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其它不同的理解，比较有影响的是“矛盾说”和“规律说”。“矛盾说”认为图书馆学主要是研究图书馆的特有矛盾，但对什么是图书馆的特有矛盾，看法并不一致。“规律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以及它的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2〕。这种看法至今仍为很多人所主张。应该说，这场争论把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反映出这个领域百家争鸣的景象。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不仅中断了这场有意义的讨论，而且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史上留下了十年空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也揭开了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比较系统地探讨“交流说”开始的。在这方面，周文骏教授提出了含义深刻的见解，他在《概论图书馆学》的论文中认为：文献是情报交流的工具，

图书馆利用文献进行工作，图书馆工作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的历史，图书馆学的理论是从情报交流的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交流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以也可以把文献看作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交流作用使社会更加合理地使用知识、情报与文献，以帮助读者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他提出：“情报交流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3〕。

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兴旺发达的年代，不仅论文数量激增，而且一系列的专著和教材相继问世，例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桑健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吴慰慈、邵巍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汪恩来编著的《图书馆学概论》，谭迪昭主编的《图书馆学基础知识》，倪波、荀昌荣主编的《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周文骏著的《文献交流引论》，宓浩主编的《图书馆学原理》，黄宗忠编著的《图书馆学导论》，金恩晖主编的《图书馆学引论》，陈源蒸编著的《宏观图书馆学》等。这些著作的编著者既陈述己见，也兼析众家之言，从中对比分析，力图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从研究问题的角度看，已逐渐摆脱对图书馆具体工作的解释、说明、描述的局限，冲破了只在图书馆内部进行考察的束缚，站在新的高度上审视图书馆的内外环境，并将其置于整个社会交流系统中予以考察，这样就使图书馆系统与外部系统关系的探讨深化了一步。80年代的图书馆学理论与50、60年代的图书馆学理论相比，无论在内容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思考方式上，都有明显的进展。

从以上叙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图书馆学正在稳步地向前推进。作为一门发展中的科学，它的基础理论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发展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二、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新认识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一直为图书馆学研究者所关注。继“要素说”、“矛盾说”、“规律说”之后，80年代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列举以下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图书馆系统。提出该观点的依据是：第一，从现代图书馆学所研究的内容来看，已经能够反映出作为系统的图书馆活动的基本方面；第二，能够突出图书馆学研究内容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化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第三，能够反映出图书馆工作同其它工作之间、图书馆学同其它学科之间的客观联系，丰富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第四，能够运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来丰富图书馆学原理和研究方法；第五，有可能突破传统的研究方法，因为系统方法的运用将使图书馆学研究由定性走向定量，提高精确度〔4〕。

（二）图书馆学研究社会知识交流。这种观点认为，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链中的一个环节，图书馆学应研究社会知识交流及其在图书馆活动中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研究如何搜集、整理、贮存和传递知识载体以促进社会知识的交流，研究在社会知识交流过程中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自身变化发展的规律〔5〕。

（三）图书馆学是研究文献信息交流理论和方法的学科。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献信息交流是人际知识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知识交流可分为直接交流和间接交流。直接交流是面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于是人们就不得不利用文献等中介物来进行间接交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文献的需求程度，正在明显地增长。人们从文献中提取信息，并进行文献信息交流，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他们主张将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文献信息交流现象作为图书馆学的对象〔6〕。

(四) 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在科学交流和情报传递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认为, 图书馆是科学交流和图书情报传递系统中的重要渠道和不可缺少的环节。图书馆一方面是图书情报的吸收源, 搜集图书情报是它作为吸收源的主要手段; 另一方面图书馆又是图书情报的发生源, 向读者提供图书情报是它作为发生源的主要手段。图书馆从搜集图书情报到提供图书情报, 是一个图书情报交流和传递的过程, 同时也是一个图书情报的检索过程, 图书馆正在起着情报中心的作用〔7〕。

从以上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关于图书馆学对象的研究过程, 也是人们对图书馆活动认识的深化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认识到图书馆学不仅应对图书馆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 而且应着重对图书馆活动规律进行探讨。这种从图书馆外部现象的描述到图书馆活动规律的揭示, 是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一次飞跃。

三、关于图书馆学的学科性质

确定一门科学的性质, 就是确定该门学科在科学体系中的归属和地位。在图书馆学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中, 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 图书馆学是社会科学。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的知识积累也大都集中于这个方面。而图书馆事业是一种社会现象, 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 应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从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看, 在现阶段应用最多的还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虽然也有应用, 但都是局部的、零散的, 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一门科学的研究方法, 对该门科学的学科性质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 图书馆学在现阶段应属于社会科学。

(二) 图书馆学是综合性科学。依据是：第一，研究方法影响学科性质，图书馆学研究中已增加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图书馆学教育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比重日趋增大；第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对学科性质的规定性，图书馆学是一个多学科组成的综合群体。

(三) 认为图书馆学既不是理论科学，也不是基础性科学，而是一种应用性科学。对应用性科学，又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综合性应用科学，指各门学科中都有图书馆学应用问题；二是应用文科，这是与工程技术的应用技术科学相对而言的；三是应用技术科学，认为图书馆学不是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作为它的研究对象，不属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图书馆学是以自己的手段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发挥作用进行技术性服务的知识，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中间技术科学。

(四) 图书馆学是管理文献的学问，管理科学的一些原理都可应用于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活动和方法的学科，因而认为图书馆学属于管理科学。

笔者认为，确定一门学科性质的主要依据是该门学科研究对象的属性。应该依据研究对象存在的范畴，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性质的划分；应该依据学科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等性质的划分；应该依据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程度，进行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等性质的划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该门学科的性质有一定的反作用，但不能改变学科性质，只要学科的研究对象没有本质的变化，学科的性质也就不会改变。

四、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划分

关于图书馆学内部结构的探索，经常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关。对图书馆学内部结构的探索过程，也往往是对图书馆

学对象的认识过程。

在这方面用力较多、影响较大的是周文骏教授。1983年6月，他在《概论图书馆学》的论文中说：“我现在有这样一种看法：图书馆学是由一组学科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可以称之为图书馆科学，它的结构可以用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三部分来表述。”〔8〕

从此以后，我国图书馆学教材、专著或理论文章在论及有关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的问题时，基本上都与周文骏的说法相类似。例如，倪波、荀昌荣在《理论图书馆学教程》中，认为图书馆学体系结构由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两大部分构成，将比较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都纳入理论图书馆学的范畴〔9〕。谭迪昭在《图书馆学基础知识》中将其分为理论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10〕。吴慰慈、邵巍在《图书馆学概论》中把图书馆学的体系结构描述为：普通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11〕。宓浩在《图书馆学原理》中提出：图书馆学是由一组学科及其分支、亚分支层层展开而组成的一个知识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包括理论图书馆学、专门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比较图书馆学〔12〕。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中主张将图书馆学体系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理论图书馆学、技术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与技术图书馆学对应于普通图书馆学，应用图书馆学对应于专门图书馆学〔13〕。郭星寿主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来划分图书馆学，宏观上分为普通图书馆学和专门图书馆学；微观上是每一基本学科都应包括它的理论，如藏书与读者、技术方法、专业教育等。

五、与图书馆学直接关联的学科

在科学体系中，各门学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学科之间的关

联性，往往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体现着一门学科在整个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必然有它的相关学科。通过这几年的辨析，人们似乎确认下列学科是与图书馆学直接关联的学科：

（一）目录学。图书馆学与目录学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图书馆工作中，广泛地运用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目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图书馆工作的发展而发展的，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地吸取目录学研究的成果。

（二）情报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无论在研究对象上，还是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共同点。图书馆学的发展如果不利用情报学中关于科学发展的规律性及情报工作过程的原理与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遵照科研、生产和教学对情报服务的要求，就难以适应图书馆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当然，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例如图书馆的社会利用，图书馆在情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和利用的原则与方法，图书馆的类型，读者调查与分析，图书馆网的布局及结构等，都可以直接丰富情报学的内容。

（三）教育学。图书馆具有社会教育的职能，图书馆工作具有文化教育的性质，向广大读者进行教育是图书馆的职责。因此，图书馆学中必然要研究读者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而这种研究又必须以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要依据，这样就使图书馆学理论在内容上与教育学产生了交叉。这样内容上的交叉，是图书馆学与教育学相互联系的基础。

（四）社会学。图书馆事业是一种社会事业，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某些问题的研究，例如不同读者群的兴趣和要求，图书流通和阅读的普及，图书馆的社会作用，阅读的社会学问题等，都要与社会学产生内容上的交叉。图书馆学与社会学这种内容上的交叉关系，随着图书馆社会职能的扩大，将会越来越多地显示出

来。

(五) 心理学。图书馆学要应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去研究读者的阅读心理活动及其机制,要研究影响读者阅读心理的因素和提高读者阅读效率的方法,以便改进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对读者阅读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种种心理现象的研究,是心理学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应用。

(六) 管理科学。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活动如何进行管理,一直是图书馆学所关注的课题。自管理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后,图书馆学中的管理研究才找到了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成为图书馆管理学这门分支学科。图书馆管理学是研究图书馆系统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图书馆工作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系统管理的基本原理、图书馆管理的过程和基本内容、图书馆管理的方法以及图书馆管理的经济效益等。

(七)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科学是通过对信息处理过程的研究,进而对软件、特殊应用、计算数学及计算机体系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科学。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使文献信息的存贮、传输和加工处理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也改变了图书馆传统的服务方式。图书馆计算机技术,是图书馆学和计算机科学共同研究的课题。

六、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图书馆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82年,刘迅同志首次将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 Popper)的“世界3”理论引入图书馆学领域,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通过这场争论,使人们对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在认识上深化了一大步,并引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和看法,现归纳如下:

(一) 金恩晖认为, 作为一门具体科学的理论基础, 应能正确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 反映认识对象的客观规律, 指引科学理论建设的发展方向。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用于指导图书馆学研究, 对图书馆学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14〕。陈誉认为,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图书馆、图书馆学、文化教育、科学及其相关领域的重要指示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15〕。

(二) 于鸣镝认为,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具有层次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层次; 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的一系列论述, 是我们办好图书馆事业的指导思想, 作为理论基础的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是信息论〔16〕。

(三) 周文骏认为, 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情报交流工具, 并且是文献这个交流工具的存贮者、组织者和利用者。图书馆工作的任务, 就是通过自己的交流作用使得社会更加合理地使用知识、情报和文献, 以帮助用户和读者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可见, 得出情报交流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结论是有根据和符合实际的〔17〕。

(四) 宓浩、黄纯元认为, 应该把社会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点。知识交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现象, 图书馆只是实现知识交流的一个社会实体, 图书馆履行它的知识交流功能, 必须具有相应的内在机制来适应。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研究社会知识交流的基本原理, 揭示知识、知识载体、知识交流三者的关系, 探讨知识主体吸收和利用知识的机理, 建立交流模式; 第二层次研究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社会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层次是研究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内在机制和工作机理〔18〕。

(五) 黄宗忠认为, 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多学科组成

的综合群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图书馆学的指导思想，哲学、信息论、控制论、数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都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学科群，也是一个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组成的综合体〔19〕。

七、关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

任何知识领域和科学都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建立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体系，可以促进图书馆学走向真正科学的境界。但是，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图书馆界对这个领域研究不多，重视也不够。直到80年代初期，系统方法才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开始应用，有关图书馆学方法体系的论文也逐渐问世。在一些专著和教材中，都有篇章专门论述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分析问题的方法：

（一）周文骏在《概论图书馆学》中认为，图书馆学有一个方法系统，包括几个层次：从专门方法到适用于一系列甚至全部科学的方法。图书馆学的专门方法一般指图书馆实践经验的综合，读者、藏书以及其它方面记录的分析等。另一层次的方法属于邻近科学的专门方法，对于图书馆学研究来说，有社会学、经济学、目录学、心理学等方法。这类方法只有同被研究对象具有相同特征，以及和特定研究阶段相适应的条件下才能起作用。还有一个层次的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方法。这类方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有观察、调查、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系统方法等。

（二）黄宗忠在《图书馆学导论》中将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课题的选择方法；二是研究信息的获取方法，包括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三是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包括科学抽象方法、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

比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归纳与演绎方法、假说方法、数学方法、历史方法；四是图书馆学研究的综合方法，包括哲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和移植方法。

八、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路向

1978~1980年，全国理论战线都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图书馆学界也不例外。基础理论研究对“左”的批判，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的《图书馆学基础》为代表，这部教材问世于1981年，它初步肃清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一些理论是非得到了澄清。

但是，人们对传统图书馆学的理论越来越不满意，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专著和教材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于是，一大批中青年理论研究者纷纷走向理论阵地的前沿，寻找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吸收国外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相当数量的国外基础理论专著陆续翻译成中文，美国的巴特勒、谢拉，苏联的丘巴梁、米哈依洛夫，英国的布鲁克斯、哈里森，日本的津田良诚等人的思想也被引进，形成了80年代中期出现的基础理论领域中观点甚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这正如范并思同志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图书馆学理论领域存在着三种不同形态的图书馆学，第一种叫“实用图书馆学”，它以对图书馆活动的流程或要素的理论描述和总结为主要内容；第二种叫“理念图书馆学”，其基本特征是对图书馆活动或图书馆学理论的各种概念进行辨析和演绎；第三种尚无适当名称，其研究目的是解决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他认为，实用图书馆学的理论层次偏低；理念图书馆学则是一种抽象化程度较高的理论形态，但往往受到来自实际工作者的批评，因为它的“超前度”过大，离实际太远，对实际工作起不了什么指导作用；第三种图书馆学是在人们希望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背景下产生的，属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范畴，最引人注目的是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兴起，为图书馆学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提供了一个参与社会发展决策的机会〔20〕。

在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引进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样做，固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丰富图书馆学的内容，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但是也导致了研究领域内一些非科学成份的出现。例如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名词术语，牵强附会地套用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图书馆学理论完全依附在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上，淡化了图书馆学自身的特点，降低了图书馆学的科学水平。

很明显，图书馆学目前仍处于前科学状态，要完成图书馆学从前科学到常规科学的飞跃，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路向是什么？1987年6月和1988年9月在上海和北京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讨会上，都提出了理论研究必须转向，强调理论研究必须联系实际，应以事业发展的需求作为理论研究的导向，实实在在地进行理论建设。笔者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技术性很强的学科，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应该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脱离唯物主义基础的研究难免会产生思维的局限性，把某一局部理论当成理论整体，把中间因素看作是最终因素，偏离社会需要，形成对实践不起指导作用的空泛理论。研究图书馆学，不能单纯从抽象的定义、概念、模式出发，它应该成为“用实际手段来追求实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的运动”是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并不断满足社会需求的运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方向要转向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使图书馆学研究从“困惑”、“危机”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步骤。今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重点应是宏观现实问题〔21〕。所谓宏观现实问题，